

彭

楚

幻

想

小

说

系

与幽灵 擦肩而过

策 划：张秋林
责任编辑：彭学军
美术编辑：黄 震
装帧设计：赵晓音
封面绘图：施晓颀

彭
懿
幻
想
小
说
系
列

麦垛是一个在日本漂泊多年的留学生。在发现妻子移情别恋之后，他陷入了极度的孤独和抑郁之中。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邂逅了美丽善良的雪女，并与之产生了纯真的爱情，可到头来却发现雪女乃是一个缢死在山林中的幽灵……小说将笔触伸入到一个现实与幻想交融的世界，不仅讲述了一段凄美哀婉的爱情故事，还凸现沉重的历史命题，追述了几代人的恩恩怨怨。

ISBN 7-5391-1855-5



9 787539 118550 >

ISBN 7-5391-1855-5/I·46

定价：11.00元



彭

懿

幻

想

小

说

系

列

与幽灵 擦肩而过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21

目 录

序 篇	五十年前一个大树成精的日子 001
第一章	三个男人和一个飞翔在雪地上的鬼魅 009
第二章	麦垛错过站 025
第三章	红线绳 040
第四章	破茧而出的女人 052
第五章	十四个幽灵为他送行 063
第六章	门外有只猫 085
第七章	雪女 095
第八章	环 124
第九章	后来这屋子里还真闹起了鬼 149
第十章	又见除夕樱 158
第十一章	枯树下有一个女孩摆手 173
第十二章	305 号房间 182
第十三章	二十捧紫蓝色的千岛桔梗花 190
第十四章	田岛五郎消失的地方 202
第十五章	酋长呼唤苍天 211
第十六章	雪女袅袅婷婷地飘过山毛榉林 216
尾 声	五十年后一个短暂的尾声 227

序篇

五十年前一个大树成精的日子

1



与幽灵擦肩而过

她看到了那株树灵。

第一眼看到它时，她的心，确切地说，是她的整个灵魂，就被一股亘古悠远的凛然而震慑住了。

树灵孤兀地矗立在一片蓝色的沼泽之中。

这时，她与它只有一百米远了。

树灵显然是发现了她这个闯入者，她不但觉出了树灵注视她的目光，还觉出了它正在唤醒自己的那些沉睡的枝条。

蹚过这片沼泽，就可以扑进树灵的怀抱了。

临拎着裤管儿下水之前，她扭过头，又回望了身后一眼。身后是一片她刚刚穿过来的林子。这时她恰好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她看到，雾正在一点点地退去，给这股迷雾弥漫了十来天的山毛榉林开始渐渐地显露出来。这是一大片广袤无边的山毛榉林，它们与世隔绝地静卧在东北大兴安岭的某一条鲜为人知的支脉上。山高林密，加上野兽出没，百十年来几乎就没有什么外来者闯入。

因为她转过身来了，又有一抹临近黄昏的阳光照耀在她的脸上，我们看清了，这是一个才20岁出头的面容姣好的姑娘。

不过，我们不知道这个姑娘姓什名谁。

我们惟一知道的是，这个姑娘住在林子那一边的一个小屯子里。

屯子里没有人敢穿过这片山毛榉林。

这是一片禁忌之地。

自古以来，屯子里就流传着一个关于树灵的神秘传说。说是

•001•



在山毛榉林的中央，有一潭蓝亮得怕人的沼泽，沼泽当中，耸立着一株巨大无朋的大树。它吮吸大地之精气，千百年来老而不死，成了一个能够呼风唤雨的大树之精。不论这个传说是真是假，反正在每一年的初霜之夜，屯子里德高望重的老族长都会在全屯人的目送下，挎上一个桦树皮编的背篓，踩着月光，一个人走进那片山毛榉林。他是去祈祷树灵保佑全屯来年风调雨顺、平安吉祥的。每一次，他都会捡回五十八片飘落在树灵身下、被秋色染得鲜红的山毛榉那长椭圆形的落叶。等到过年的时候，全屯五十八户人家就会用红丝线拴住叶子，挂在门口，用它来驱魔避邪。

所以对于屯子里的人来说，这片山毛榉林是一块神圣之地。

除了代代相传的族长，没有其他人进去过，窥视过树灵一眼。

违反族规，是要遭天罚的。

而她，居然不顾一切地闯到了树灵脚下。

她是来乞求树灵成全她的婚事的。

爹还在她5岁的时候，就与外屯一个姓耿的猎户家定下了娃娃亲。但是她不喜欢这门亲事，她偷偷地爱上了一个因战争而流落到这偏远小屯里来的城里青年，甚至怀上了他的孩子。但爹知道了，却说死也不允许这门婚事，非要把她远嫁他乡。她也和他密谋过私奔，可就算是翻山越岭逃到了屯子外面，也逃不过战火的魔掌。眼下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又有什么地方得以安身呢？

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她只好抱着一线希冀，趁着漫天漫地的迷雾，一个人悄悄地钻进了这片被人视为禁地的山毛榉林。

2

她小心翼翼地脚伸进了泥沼。

还好，水不深。

水面平静极了，连一丝涟漪也没有，如果不是几片色彩斑斓的秋叶缀在水面上，染上一点鲜活，真让人以为时间已经被永恒地冻结住了。

她拎着裤管儿，绕过了那几片秋叶。她不想惊扰它们，生怕漂



浮在水上的这点鲜活的秋色沉到了水底。

她只顾低头蹚水了，当一股旷古的重压向她袭来时，她已经站在树灵那狭长的阴影之下了。

她抬起头来。

她感到从未有过的窒息。

或许，把它称之为树王更恰如其分。

它孤兀、高傲地伫立在一泓不知宁静了多少个春秋的沼泽的正中央，蓝得发亮的水，把它和四周的山毛榉林隔绝开了。它矗立在那里，默默不语。没有人能够猜得出它的树龄，它太苍老了，老得都有些丑陋了，狰狞了。昔日它那遮天蔽日的雄姿，早已荡然无存了，仅剩下了一副骨架。然而，就是那些剩下的残枝，还依然叱咤风云般地伸向天穹，显示出过去的一种茫邈的力量。

许多年前，几百年前还是几千年前的一场流星雨，击中了它。冲天的烈焰整整焚烧了一个月，但它居然没有被烧毁。

直到今天，那场大火的痕迹还依稀可辨。

树灵还活着。

尽管它的生命已经相当孱弱了，但它确确实实还活着。它创造了一个不死的生命神话，这大概就是它被人们顶礼膜拜称为树灵的缘故吧。

姑娘惊异地发现，几片鲜绿的嫩叶从它的一根枝条上长了出来。尽管早已是落叶飘零的秋天了，它们却绿得像春天。听族长说，就是在数九寒天，树灵身上也照样会长出一片片绿叶来。

茫茫暮色中，树王身上笼罩着一种陌生的色彩。飘飘渺渺的，那不是一种属于我们这个世界的色彩。

她在沼泽中站住了。

她问它：“树灵，你会发怒吗？”

她问它：“树灵，你会原谅我的冒失吗？”

她问它：“树灵，你会让我过来吗？”

她问它：“树灵，你会听一个女孩的乞求吗？”

这时她距离树灵大约还有二十来米远。

她站住不动。



她觉得喉咙一阵阵发干,因为她看到树灵那原本纹丝不动的枝条都抖动起来了。不是幻觉,是树灵听懂了她的话。

蓦地,有一股魔力让她拔地而起,她发现自己飞了起来。

她双脚掠过水面,扑到了树王的怀抱中。

树灵用魔力把她拉到了自己的身边。

她搂住树灵,把脸贴到了它那饱经沧桑的树皮上。

倏地,她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所有的嘈杂声都从耳膜里退潮而去,周围一下子变得寂静无声。她就好像后退到了一个混沌初开的岁月,那时洪荒的大地上,只有一株树和一个人,就是树灵与她。

她真希望脚下的时光就这样停滞下来。

她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树灵那斑斑驳驳的躯干。那一道道裂沟,一道道褶皱,是在叙述一个个古老的故事啊!不知道为什么,依偎在树灵身上,她突然冒出来一种回归先祖的感觉。说得更加贴切一些的话,那种情感,就宛如一个出走了许许多多多个世纪的孩子,有一天,突然出现在了已是满脸皱纹的母亲跟前。

她不明白,一株古树,为何会使人生出这种归宿感来。

她闭上了眼睛。

树灵用枝条把她搂紧,像是母亲的手。

她顿时感受到了一种母爱。

它来得是那么猝然,又是那么强烈,涓涓地沁入她的心脾。这是一种她从未体验过的母爱,博大而悠远,仿佛是亿万个女性的母爱汇集到了一起。她甚至都忘记她是来干什么来的了。

她不得不从幻觉中挣脱出来。

3

落日残照的时刻,她开始喃喃地述说。

她说她是山毛榉林外边那个小屯里的一个女孩,她说她爱上了一个城里来的青年,她说有一次在高粱垛上她与他有了肌肤之爱,她说爹不允,可她已怀上了他的孩子,她说爹非逼她嫁给外屯

一个猎户的儿子……

树灵不语。

树灵只是默默地听着。

长夜正在扩张自己的疆界，与黄昏里的最后一线阳光进行着厮杀。

树灵只顾倾听她的乞求了，丝毫也没有察觉到，伴随着黑暗，有一队人马正在悄悄地逼近这里。为了这一致命的疏忽，在它以后漫长的生涯当中，它一直不肯饶恕自己。

它看到他们时已经太晚了。

她觉出了树灵的惊慌，树灵打了一个寒战，她感觉到了。

她转过身来，她看到了一群不属于这片山毛榉林的魑魅魍魉——七八个日本鬼子站在蓝色的沼泽里。

她倒抽了一口冷气。

几乎就在同时，他们也在树下看到了她。

大概在这人迹罕至的水泡子里，双方都没有预料到会意外遭遇吧，一时都说不出话来，浑身僵硬地站在那儿，目光就那么互相直勾勾地凝视着。然而，只是一个短暂的沉默，“嗷”地一声，日本鬼子们就像饿狼一样地扑了过来。

这是一队饥渴得丧失了人性的野兽。

两个月前的今天，八月十五日，运载他们这支七三一部队石井部队长直属特别班的用帆布蒙得严严实实的列车，趁着夜幕，驶近旧满京铁路线上距离长春还有数百公里的一个小站。

特别班的绝大多数队员，在工兵炸毁细菌战实验大本营“平房基地”以后，就都尾随着石井第一批仓皇逃离了哈尔滨。余下的残部，因为在远离本部的图门边境一带搜捕“九太”，耽误了撤退的时间。“九太”是他们对实验者的称呼。这支恶魔般的特殊队伍，全部由与魔鬼石井同一出生地的嫡系组成。他们的任务十分残忍而单一，就是为细菌战的研究提供活人，保证实验材料补给源的新鲜和源源不断。几年来，当做实验材料而被活活解剖掉的无辜的“九太”，超过三千人，其中还包括不少妇女和可怜的孩子。他们最后连尸骨都没有留下，全被扔进熔炉焚尸灭迹了。



与幽灵擦肩而过



就在拥挤不堪的车厢里,他们听到了天皇关于投降的昭书。

八月那混浊的热浪还在肆无忌惮地宣泄,但列车却仿佛一头栽进了死海似的,突然沉默下来。似乎没有人愿意相信这一战败的事实,他们从感情上无法接受。空气中开始升腾起一种绝望的情绪。有人哭了起来,倚墙而立的一名队员竟然拔出刺刀,朝自己的心脏捅了进去。他们终于忍受不了战败的耻辱,疯狂地嚎叫着,撬开了车门,冲下了黑漆漆的路基……

他们一直向北、向北。

他们在深山老林里跋涉了将近五六十天,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这几个也几乎到了死亡的边缘。

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看到了她。

他们从四面八方围了上去。

他们把她按倒在大树下。她乱踢乱蹬,拼命挣扎,可她一个女孩,又怎么能抵挡得住这群如狼似虎的鬼子兵?

鬼子用刺刀把她的褂子挑成了碎片,她那洁白如玉的乳房裸露出来。她的乳房不大,却高高地昂起着,丰腴而细润,透露出一个女孩特有的妩媚。那一次,在高粱垛上,他“霍”地一下掀开了她的衣裳,吻了一下,就退后几步跪在那里,用炽热的眼光直勾勾地盯住了她的乳房。他相信,世界上所有的女人当中,她的乳房无疑是最美最美的。就是那一天,她把贞操给了他……

她羞耻地闭上眼睛。

她痛苦地想喊,可她喊不出声音。她咬破了自己的舌头。殷红的血迹从她嘴角流淌下来,一滴又一滴,把身下的落叶都染红了。

她在心头呼唤起他的名字。

这时她看到了他。

他知道她一个人要来朝拜树灵,所以也寻了进来。

想不到却正好碰上这悲惨的一幕。

她看见他跃出了对面的那片山毛榉林里,从泥浆中杀了过来。

还没等鬼子惊醒,他抡起一根碗口粗的树干就砸倒了一个鬼子。鬼子们放下了她,朝他扑来。他是杀红了眼,抡起树干,对准冲



在最前面的一个比他矮半截的鬼子狠狠地劈了下去。“咔嚓”一声，树干断成了两半，一半飞落到了泥水里，另外一半就卡在了那个鬼子的耳朵缝里。

他转身想再去抓那根树干，不料，脚下一滑，一个踉跄跌倒在了泥沼里。鬼子们呼啦一下围了上来，他们操起刺刀，对准他就一下接一下地刺了下来，一下、两下，整整刺了二十几下。他不再动了，死了，临死之前他挣扎着把一只手伸出了水面，伸向空中，伸向她，伸向她那不允許鬼子亵渎的乳房。

她尖叫起来！

她这一声尖叫，让身后的树灵也颤抖起来。

她听到，树灵也紧跟着她发出了吼声。

树灵怒滔般的吼声经久不息，它先是在树干中聚集、裂变，紧接着，伴随着一阵一阵激烈的爆裂声，就从树灵的躯干里喷射出来，犹如飓风一样横扫整个大地。在树灵的召唤下，所有的山毛榉都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怒吼。

地面在震荡。

面对暴行，我们的树灵再也无法缄默了，它终究显灵了。

变天了！

云在树灵的头顶聚积，以雷霆万钧之力向着地面压来，似乎要把地上的鬼子兵们压成齑粉。瓢泼大雨中，不光是树灵的一根根枝条抽向地面，连它的那些根须，也一根根地拔地而起。

它们在空中狂挥乱舞。

鬼子兵们吓坏了，抱头鼠窜。可又怎么能逃得脱狂怒了的树灵呢？一个鬼子兵被一根枝条劈成了两半，还有一个眼看就要逃出沼泽了，被树灵的一根根须追上了。说时迟，那时快，那根粗壮的根须末梢“呼啦”一声从地下拱了出来，险些把他裤裆刺个窟窿。他撒腿又跑，身后的根须却好似生了一双眼睛，一下子蹿起几丈高，巨蟒似的缠住了他的脖子。一圈又一圈，足足绕了十多圈，而且愈缠愈紧，一直到把他勒成血肉模糊的肉酱，才丢下他，又重新缩回到地下。

雷还在击，雨还在下，树灵还在甩动着枝条发疯一样地狂舞。



绝不仅仅是树灵一株大树在狂舞，它的愤怒在地下弥漫，洪水决堤般向外泛滥，由一条根须传递给另外一条根须，不久，它的子子孙孙，方圆几十里、几百里、几千里之外的山毛榉，甚至世界上所有的山毛榉都遥相呼应，汇集到了这一疯狂的行列之中。天地之间，山毛榉浩瀚的枝丫直指苍穹，夹着腥风，携着霹雳，又咆哮着鞭挞着地面。这一阵阵狂颤，不再停息，一直持续到五十年后。

.....

她没有离去。

她把他从泥水里拖了上来。

她斜依在树灵身上，用树枝削了一个树笛，在五十年前的那个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如泣如诉地吹了起来……

第一章 三个男人和一个飞翔在雪地上的鬼魅

1



与幽灵擦肩而过

麦垛一个人站在东京东中野的街头上。

向北望去,从东京湾里飘来的一块黑沉沉的阴霾,正在长驱直入。它就犹如一只黑色的巨鸟,飞近了新宿的上空,把游弋在234米高的东京都新厅舍顶端的那一线熹微的晨曦一口吃掉了。顿时,新宿西口的高层建筑群又重新陷入了黑暗之中。

他调过头来。

这时他正斜依在一幅广告牌后面。

这是一个相当隐蔽的位置。广告牌外侧,是通往东中野车站的一条小路;而里侧,隔着一道铁丝网,则是车站的月台了。

昨晚半夜有一个人过来撒尿,不过咫尺之遥,居然没有发现他。

东中野是一个小站。

是位于新宿与他住的阿佐谷之间的一个小站,只有慢车才停,快车都不停。以前他乘车从这里经过时,从来没有想到会在这里下车。

今天他不仅下了车,还一个人在这里埋伏了大半宿。他抬起手腕,瞥了一眼手腕上的夜光表,4点多了,头班电车就要来了!

他已经在这里埋伏了将近5个小时了。

小站还在昏睡。

昨晚最后一班电车驶过之后,麦垛是看着月台上的一盏盏灯被站长熄掉的。尽管已是黎明时分,但小站却像他的心情一样阴沉黑暗。他看到,有一群乌鸦飞落到了月台上。月台上还是空荡荡



的，只有一盏有气无力的长明灯还闪亮着，把一个昏昏欲睡的小站勾勒得黑影憧憧。亮的还不止是长明灯，躺在地上的几根铁轨也泛射出一种惨白的光，与白天看上去截然不同，给人留下阴森森的印象。突然，长明灯似乎是出了什么故障，一闪一闪的，还发出了一阵“嘶嘶”的叫声。那群乌鸦受到惊吓，“呼啦”一下，拍动翅膀飞上了还依然漆黑一片的天空……

麦垛今后永远不会在这个小站下车了。

这个小站，与他人生中的一个污点联系到了一起。或许可以这样说，小站将与他一起见证他人生的耻辱。

他埋伏在这个小站，是为了等一个人。

等一个背叛了他的女人。

也就是在这时，他觉出背后有一双眼睛在望着他。他把头从广告牌里伸了出来，看到小路对面的那台饮料自动贩卖机下面闪烁着一对绿色的光点。

不是狼吧，他笑了起来。

笑是笑了，他的背脊上还是划过一道冷气。

在这个不眠之夜，他不知为什么会刹那间就回忆起了一段已经十分遥远的往事。他有好多年都想不起来那段悲惨的往事了。

怎么会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他见过狼。

好多年前插队时，他在东北靠近内蒙古的那一片草原上与狼遭遇过。

那是一个月光苍白的夜晚，他们赶着马车，去二十里外的长途汽车站接探亲回来的队友。记得是冬天，过完春节没有几天。满天飘雪加上路又凸凹不平，颠着颠着，他们全都挤在马车后面睡着了。

经过一片鬼哭狼嚎的红柳林时，连车把式都把头缩进了棉袄里。

这是一片有狼出没的山谷。当马车把它远远地甩到了身后时，才有人惊叫道：“停车！停车！窦娥掉下车去啦——”

这下他们全乱了套！



马车在一个弯道口好不容易才刹住，有人打开了手电筒，一照，真的少了一个人。

窦娥不见了！

窦娥是一个天津女孩，他们这个青年点是个大杂烩，不光有天津来的，还有北京、沈阳来的知青。窦娥长得不算漂亮，但甜甜的，拉得一手好二胡，是一个十分讨人喜欢的女孩子。有一回，麦垛不小心把她放在坑上的琴弓踩断了，窦娥还哭了好半天的鼻子。这天窦娥正好坐在了车尾。她与麦垛之间隔了三个人，麦垛临睡着时，还迷迷糊糊地看到她把头贴到了相邻的一个人的肩上。麦垛喜欢窦娥，许多年过去以后，他才想到，那应该算是我的初恋啊！

窦娥不知什么时候被甩了下去！

她一定叫过。

可是马车跑得太快了，北风呼啸，他们又睡着了，竟然没有一个人听见。“快快，快调头！”麦垛他们全都嚎叫起来，一定是掉到那片红柳林里了。经过那片红柳林里，睡梦中的麦垛觉得有一道土梁把马车硌了一下。一定是那个时候甩下去的。马车调过头来，沿着雪原上刚刚压出来的两道车辙疯狂地赶了回去。可是已经太晚了，一走进红柳林，他们就看见了一群狼，那个可怜的女孩就躺在它们的脚下……风呼呼地刮着，红柳的枝条发出了一阵阵揪人心魄的叫声。他们伫立在那里，有人哭了起来，最后他们的视线都被勾在一根树杈上的红布条吸引过去了，那是她的一条红纱巾啊……

如果窦娥没死，现在也早已嫁人了吧？麦垛在结束了这段痛苦不堪的回忆之前，禁不住冲自己问道：如果窦娥没死，窦娥会嫁给我吗？

他不知道。

但有一条是肯定的，如果窦娥成了他的妻子，他现在就不必埋伏在这里了。

饮料自动贩卖机下面的那双眼睛大概是觉得麦垛没有什么危险，从黑暗中走了出来，竟是一只小猫。



它冲着麦垛“喵”地叫了一声。

麦垛发现它在发抖，就从广告牌后面走了出来。

它并不逃，它似乎羸弱到无力再逃的地步了。它伸出湿湿的舌头舔着麦垛的手，这让麦垛不禁生出一丝怜悯来。于是，在还空无一人的街头上，我们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蹲了下来，他抱起那只小猫抚摸起来。小猫“喵喵”地叫唤着，麦垛注意到，这只黑色的小猫缺了一大截的尾巴。

突然，小猫听见了什么声音似的抬起了头。

麦垛也听到了，是电车的声音。

JR 总武线的线路上，从大久保方向传来了电车急驶而来的轰鸣声。头班电车就要进站了。

他放下了手中的小猫，向月台上望去。

月台上的灯全部被打亮了，晃得他都有点睁不开眼。他看到，偌大的月台上没有几个人。除了接站的站员，还有一个气喘吁吁的搬运工，正在把厚厚的一大摞晨报和杂志从肩膀上卸下来，堆到报刊零售亭边上。月台上等候上车的人不多，不超过五个人，其中还有三个是肤色黝黑的东南亚人。许是去赶往筑地或是高田马场打零工的吧！

他没有看到他要找的那个女人。

还要再等十几分钟，第二班电车才会进站。

他又退回到了那块广告牌下。

趁着这个空隙，他突然想到我应该问问自己了，我这是在干嘛吗？

是的，我埋伏在这里干嘛？

我还正常吗？一个男人三更半夜不回家，彻夜不眠地躲在这块广告牌下。如果碰到警察，我该怎么解释呢？碰到认识的人，我又该怎么说呢？他设法使自己发胀的脑袋平静下来，他要证实自己并没有丧失理智。他自己对自己说，你是在等一个人，一个曾经是你妻子的女人。你发现这个女人不再爱你了，你发现她有了一个情人，你从她的谎言中找出了一点破绽，于是，你就追到了这里。



你要亲眼看到她对你的背叛。

是的，麦垛不得不承认，他需要用自己的一双眼睛来证实。

在此之前，就是今天，已经有一个叫黑川白河的日本人替他证实过了。

不过，在这里站了一个晚上，麦垛还是感到了一种难堪与苦涩。一个男人，被女人背叛了，总不是滋味。

说句老实话，如果有一个人有一天突然告诉他：你妻子移情别恋了！他或许会受不了，会惊愕得目瞪口呆。但现在不是，他是一点点发现的，这就让他在心理上有了准备，换句话说，在心理上有了一种承受能力。这很重要，这是他现在能够冷静地站在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其实，他心里明镜似的知道，他与她的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他从来不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破镜重圆的事。他只是想在向她摊牌之前，亲自看一眼。这几天，他总有一种在噩梦里感觉。他总是想找一个什么人问问：一个口口声声爱你的女人，一个昨天还与你同床共衾的女人，说背叛了你，就背叛了你吗？

妻子的情事刚刚露出端倪时，他就发现了，他是一个十分敏感的男人。震惊之余，他气愤过，但这种气愤一天就过去了。

连麦垛自己也觉得自己平息得太快了一点。

这是他自己没有预料到的。

以前身边也不断听说谁谁发现自己的女人有了婚外恋，当时他就想过，这种事假如摊到自己身上，一定如平地一声霹雳，还不知该怎么办呢？可今天真的轮到自己头上了，他却十分地坦然。既然爱情出现了裂痕，就让它一裂到底好了。现在他终于明白了，所谓的神圣的爱情是多么的荒诞，又是多么的脆弱！

现在如果还有人为伤逝的爱情而悲伤，一定是个白痴。

又有一列电车快要进站了。

他跺跺冻僵了的双脚，不再想了，引颈翘首地朝月台上望去。

就在这时，有一男一女上了月台，那个女人的头亲昵地依偎在那个男人的肩上。尽管他们是背对着他，他还是看清了那个女人是谁。